

试论新发现的秦观《辋川图跋》

徐培均

内容提要 本文对新发现的秦观《辋川图跋》与其《书辋川图后》的关系、两文关于《辋川图》内容的不同表述、书体是否秦观真迹，以及秦观鉴赏《辋川图》的独到之处作了论析，指出这篇跋文的重要价值。

关键词 秦观 《辋川图跋》 书画 鉴赏

去年（2009）十月，秦氏族人在无锡召开纪念著名词人秦观诞辰九百六十周年大会，邀我致辞。想不到我这个简单的发言却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，会间，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、无锡博物馆研究员顾文璧先生向我出示了一份秦观手迹的复印件，文曰：

余曩卧病汝南，友人高符仲携摩诘《辋川图》过直中相示，言能愈疾，遂命童持于枕旁阅之。恍入华子冈，泊文杏、竹里馆，与斐迪诸人相酬唱，忘此身之匏系也。因念摩诘画，意在尘外，景在笔端，前身尽画师之语非谬已。今何幸复睹是图，仿佛西域雪山移置眼界。当此盛夏，对之凛凛如立风雪中，觉惠连所赋犹未尽山林景耳。吁，一笔墨间，向得之而愈病，今得而清暑，盖观者宜以神遇，而不徒目视也。五月二十日，高邮秦观记。

文无题，姑命之曰《辋川图跋》。原复印件高约七寸，宽约一尺一寸半（市尺），字体比鸡蛋小而比鸽蛋大。附缩微图如下：



我研究秦观凡数十年，虽不能像赵明诚著《金石录》那样“穷遐方绝域，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”^①，但也尽可能旁绍远搜，不仅国内多种《淮海集》刻本中未见，连号称完璧的现度藏于日本内阁文库的宋乾道癸巳高邮军学本《淮海集》中也未收此文。真可谓沧海遗珠，国之瑰宝！今从以下五个方面予以论析：

一 《书辋川图后》与此文的关系

各种刊本《淮海集》虽未收此文，但在乾道癸巳刊本卷三四中载有一篇类似的文章，叫《书辋川图后》，

^① 李清照《金石录后序》。

开头即云：“元祐丁卯，余为汝南郡学官，夏，得肠癖之疾，卧直舍中。所善高符仲携摩诘《辋川图》视余，曰：‘阅此可以愈疾。’余本江海人，得图喜甚。即使二儿从旁引之，阅于枕上。”丁卯为宋哲宗元祐二年（1087），时秦观任蔡州教授。《宋史》卷八五《地理志一》：“蔡州，紧，汝南郡，淮康军节度。”治所在上蔡，今属河南省。少游中元丰八年马踏榜进士，授定海主簿，未赴任，寻为蔡州教授。他在《送刘贡父二首》其二^①中说：“汝南虽奥区，校官实始张。解鞅百无有，栖栖寄僧坊。”谓元祐元年蔡州始建州学，刚上任时他寄居在庙中，至本年方迁入直中（犹今之办公室），夏间，他得了消化不良的毛病。这一段在本文——《辋川图跋》的开头，则简化云：“余曩卧病汝南，友人高符仲携摩诘《辋川图》过直中相示，言能愈疾，遂命童持于枕旁阅之。”其结尾则云：“五月二十日，高邮秦观记。”究竟是何年的“五月二十日”，颇使人茫然。但与《书摩诘辋川图后》对读，则知为元祐丁卯年也。这里，作者仅以一个“曩”字表明两文在时间上的差异。“曩”字的本义是从前，所表明的时间跨度可长可短。这须从少游在蔡州的行踪加以考察。他在蔡州共五年，第一年寄居僧坊，第三年赴京应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试^②，第四年在蔡州教授任，至第五年五月，被召至京师，除太学博士校正秘书省书籍。其中唯第二年病卧蔡州郡学的直舍中，故知此跋作于是时。《书摩诘辋川图后》所云之“夏”当为初夏，时得“肠癖之疾”；本篇所云之“五月二十日”，当如文中所示的“盛夏”，故谓对图可以“清暑”。由此观之，《书摩诘辋川图后》当为第一稿，没有落笔于《辋川图》上，后被收入《淮海集》；本篇为第二稿，也就是定稿，当时谅录于图后，随画转移，故世人少知。顾文璧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说他得之于常州秦耕海先生，而耕海先生“说是该《辋川图》系故宫博物院展品，撤展时，他设法复制到的”。其言当可信。弄清两文的关系，则此篇的价值便显得更为重要了。

二 高符仲何许人也？

本文谓“友人高符仲携摩诘《辋川图》过直中相示”，《书辋川图后》亦谓携图者为高符仲。高符仲是什么人？首先得从秦观的《淮海集》寻找线索。

《淮海集》卷三四载有《高无悔跋尾》一文。此篇王敬之本、四部备要本均题作《高无悔所藏尺牍跋》。高无悔的名字与高符仲的名字、《高无悔跋尾》与《辋川图跋》及《书辋川图后》之间，当有一定关系。《高无悔跋尾》云：“无悔将家子，为人沉鸷有奇略，习知边事，结发与羌人战，大小数十遇，未尝败北，斩级捕虏，获牛羊橐驼，动以万计。与其兄馆使皆为边人所推，号二高云。”二高即高永能、高永亨。永能《宋史》卷三三四有传，永亨则无。今查《宋史纪事本末》卷四〇，谓元丰五年（1082），与西夏发生了一场震惊华夏的战役（史称永乐之战）。是役中，沈括为统帅，驻延州（今延安），他听从神宗特使徐禧的建议，在永乐筑城。徐禧是黄庭坚的姐夫，官给事中，完全不懂军事。当夏人以三十万之众将攻永乐时，他骄傲地说：“是吾立功名取富贵之日也！”“大将高永亨曰：‘城小人寡，又无水泉，恐不可守。’禧以为沮众，械送延州狱。”当夏人倾国而至时，高永能建议“及其未阵，急击之则骇散”。徐禧凭借手中权力，怒斥道：“尔何知！王师不鼓不成列。”^③这种宋襄公之仁，终于导致大败，宋军战死及渴死者三万余人。永能与徐禧皆战死，唯永亨因械送延州狱而得以幸免。战后，任蔡州兵马钤辖。此职本该由郡守兼任，但此时郡守为向后的兄弟向宗回，未兼此职，而以永亨专任。其主要工作不外“导民以善而纠其奸慝”^④。是时境内无事，故永亨得与秦观经常“相从于城东古寺，日饮无何，绝口

① 《送刘贡父舍人二首》其二，宋乾道癸巳本卷五。

② 钱辛楣（大昕）《淮海先生年谱跋》：“《宋史·哲宗纪》：元祐二年四月复制科，苏公荐先生贤良方正当在其时，明年应诏入京师，为言者所齟齬，引疾而归。”（秦瀛《淮海先生年谱》）

③ 以上见《宋史纪事本末》卷四〇《西夏用兵》。

④ 《宋史·职官志七》。

不挂时事。余酒酣悲歌，声震林木；无悔瞋目熟视，发上冲冠”^①。他们如此相得，暇时则一起鉴赏文物。高氏所藏文物，“自韩魏公以下百余番”^②，秦观为他所作的跋尾，今天能见到的也有三则。看来《高无悔跋尾》是总名，《书辋川图后》及本篇属于它的分支。

那么，高永亨为何号无悔，而字符仲呢？这可能与宋人命名的习惯有关。宋代士人命名有时取诸《易经》，如晁补之字无咎。杨补之亦字无咎。高永亨由一名英勇善战的大将，变为一位好古博雅的君子，历尽仕途之坎坷，悟透人生之无常，遂在《易经》中吸取精神营养。《易经·乾卦》曰：“亢龙有悔，不可久也。”“上九”引用孔子的话解释道：“贵而无位，高而无名，贤人在下位而无辅，是以动而有悔也。”他在永乐之战中身为大将，结果“高而无名”，“动而有悔”；现在他要反过来做，即求不贵、不高、不动，以至于无悔，故以“无悔”为号。

他原名永亨，亦本之于《易经·乾卦》，曰：“乾，元亨利贞。”《正义》：“子夏传曰：‘元，始也；亨，通也。’”《本义》：“亨者，生物之通，物至于此，莫不嘉美。故于时为夏，于人为礼，而众美之会也。”可见“亨”是一个十分美好吉祥的字。欲使永远亨通、永远吉祥，必须取一个与此相应的字。古者以伯（孟）、仲、季作为兄弟排行。永亨有兄永能，位居长，当为伯；他行二，位居次，当为仲。符者，符合也。也是祥瑞的征兆，《礼记·仲尼燕居》“万物服体”句郑玄注：“谓万物之符长，皆来为瑞应也。”要使亨通这个“亨”字与排行相应，故字以“符仲”。因此可以论定：高符仲即高永亨、高无悔，而在不同场合采用不同的名、字、号，也是宋人的习惯。

三 两文关于《辋川图》内容的不同表述

两文的中心是摩诘《辋川图》，然对其内容的表述各有不同。摩诘，唐代王维字，官至尚书右丞，以诗书画闻名开元、天宝间。有《雪图》、《蓝田烟雨图》及《辋川图》。苏轼云：“味摩诘之诗，诗中有画；观摩诘之画，画中有诗。”^③是对他艺术成就最恰当也是最高的评价。其生平事迹见于新、旧《唐书·王维传》。宋郭若虚《图画见闻志》卷五专就其书画作了一些介绍，说他在“蓝田南置别业，以水木琴书自娱。善画山水、人物。笔踪雅壮，体涉古今。尝于清源寺壁画《辋川图》。岩岫盘郁，云水飞动。自制诗曰：‘前世谬词客，前身应画师。不能舍余习，偶被时人知。’”这里对王维其人及《辋川图》的内容特色作了大致的概括，与秦观所云有所不同，即秦观本人在两篇文章中所写的也大有差异。其《辋川图跋》云：“阅之，恍入华子冈、文杏、竹里馆，与斐（裴）迪诸人相酬唱”；而《书辋川图后》则曰：“恍然若与摩诘入辋川，度华子冈，经孟城坳，憩辋口庄，泊文杏馆，上斤竹岭并木兰柴，绝茱萸泐，蹑宫槐陌，窥鹿柴；返于南北垞，航皎湖，戏柳浪，濯栾家濑，酌金屑泉，过白石滩，停竹里馆，转辛夷坞，抵漆园。幅巾杖屨，棋弈茗饮，或赋诗自娱，忘其身之匏系于汝南也。”两相对照，前者涉及地名三，极简；后者涉及地名十九，极繁，铺述展衍，可谓备足无余。为什么如此？是王维原图果如此一一画来，还是出于秦观的想象？窃以为两文非出于原图所画之实景，多系据王维《辋川图集序》中地名一一加一个动词如“入”、“度”、“泊”等字予以描述，而非图画之真也。何以故？一、郭若虚只说“岩岫”、“云水”，对于竹里馆、文杏馆等建筑物，无一笔提及；二、秦观两文俱说“恍入”或“恍然”。“恍”者，仿佛也，好像也。宋范成大《吴船录》卷下：“丙寅，发常州。平江亲戚故旧来相迓者，陆续于道，恍然如隔世焉。”两文都用“恍”字，说明秦观并非真的入华子冈等地，而是出于想象或联想。再者，《书辋川图后》只说“恍然若与摩诘入华子冈”，而《辋川图跋》却加上了“与斐迪诸人相酬唱”，前者为一人，后者变为“诸人”，当时想当然之辞。总之，秦观所见的《辋川图》是真品，而他在两文

①② 《高无悔跋尾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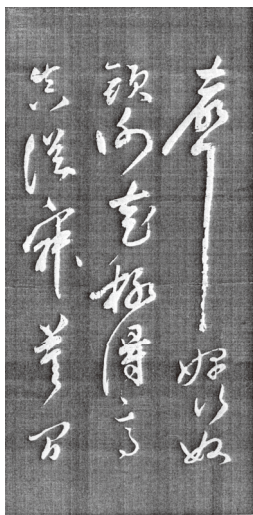
③ 《东坡题跋》卷五《书摩诘〈蓝田烟雨图〉》。

中关于图中景象的描述,则出于文学家的想象,似不可信以为真。

四 书体是否秦观真迹

秦观以词名,在诗文书法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。明王世贞《艺苑卮言》云:“少游词胜书,书胜文,文胜诗。”^①说明他的书法仅逊于词,而胜于诗和文。在北宋元祐年间,其师苏轼对他的词不以为然,史载“秦少游自会稽入京,见东坡。坡曰:‘久别当作文甚胜,都下盛唱公山抹微云之词。’秦逊谢。坡遽云:‘不意别后,公却学柳七作词!’秦答曰:‘某虽无识,亦不至是。先生之言,无乃过乎?’坡云:‘销魂当此际,非柳词句法乎?’秦惭服。”^②然而对他的书法却极口称赞说:“少游近日草书,便有东晋风味,作诗增奇丽。乃知此人不可使闲,遂兼百技矣。技进而道不进,则不可。少游乃技道两进也。”^③东坡不但称其书法有东晋风味,而且也说这种书法会影响他的诗——也可能影响他的词,使之“增奇丽”。它们之间,似乎有一种互动作用。在东坡看来,书法属于技巧,而诗则属于道。书法可以增加诗的“奇丽”,而诗所含有的“道”,可以充实书法的内容,达到“技道两进”。东坡从少游书法中生发出一套艺术理论,足见对少游书法评价之高。

东坡所说的“东晋风味”,实际上是指“二王风味”,即王羲之、王献之父子的风味。他们的风味在于气韵生动,遒劲有力。王献之自幼从父学书,其书几可与父乱真,其特点正如郭若虚所说,“唯王献之能为一笔书”^④。所谓“一笔书”,指其草书能变其父字字独立为一笔到底、一气呵成的书法。如《十二月帖》,气韵流走,笔势奔放,犹如一挥而就。少游草书颇受其沾溉,如其《墨君诗》纯为草书,清代勒石犹存于高邮文游台,观其笔势,确如郭若虚形容的“一笔书”那样:“乃是自始至终,笔有朝揖,连绵相属,气脉不断。”^⑤东坡称其“作诗增奇丽”,“技道两进”,这可是一个有力的证明。附复印书影如下:



少游固善草书,然观今所得《辋川图跋》,并非草书,而是以楷书为基础的行书。他研究过王羲之的《兰亭叙》,也曾“绢临《兰亭》”^⑥。《兰亭叙》是行书,秦观《辋川图跋》也是行书。两相对照,字体不尽相似,后者略肥,倒与颜真卿为近。何也?它是不是秦观真迹?我不禁产生这样的怀疑。忽忆陆游曾云:“黄豫章、秦淮海皆学颜平原真行,豫章晚尤自称,淮海则退避不肯以书自名,亦各其志也。”^⑦陆游一生崇敬秦观,其言当可信。豫章黄庭坚的书法,名列北宋四大家。而淮海居士秦观为人谦虚谨慎,不肯以书法名家,所以书坛上较少称道。陆游称其“学颜平原真行”,东坡称“少游近日草书,便有东晋风味”,系指其后期。至于前期,当以真行为主。笔者1996年12月赴台湾参加赋学研讨会,21日参观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。此次展出主题为罗家伦夫人张维桢夫人捐献之文物,其中不但有东坡《前赤壁赋》真迹,且有东坡的《墨竹图》。图之右上角,为东坡题识:“元丰三年正月为子明秘校。”当作于乌台诗案出狱之后不久。少游于图之右上角偏中题五言绝句:“叶密雨

① 《词话丛编》,中华书局1986年版,第391页。

② 黄升《唐宋诸贤绝妙词选》卷二苏子瞻《永遇乐》调下附注,《唐宋人选唐宋词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,第601页。

③ 《跋秦少游书》。

④⑤ 郭若虚《图画见闻志》卷一,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,第16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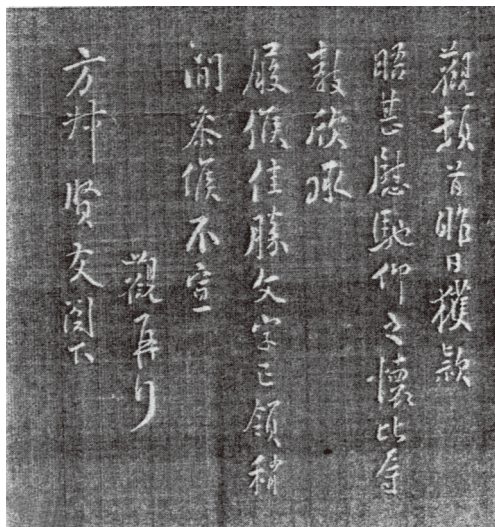
⑥ 董史《皇宋书录》卷中。

⑦ 《渭南文集》卷三一《跋秦淮海书》。

偏重，枝垂雾不消。会看晴日后，依旧拂云霄。”末署秦观。每句单行，每字独立，也是行楷，即真行也。先生盖借竹喻人，谓其师最后必将赦免，且颂其品格之昂然不屈也。其字体与《辋川图》一般无二，足证少游之善于题画且多用真行。时间当在早期，即元丰末至元祐初，与《辋川图跋》时间不相上下。

至其后期，这里是指元祐五年（1090）五月由蔡州入京，至绍圣元年（1094）夏被放左迁监处州酒税。在此期间，先生与黄庭坚、晁补之、张耒同住汴京，并立苏门，称四学士，常得东坡亲炙，故所作草书，备受乃师青睐而予以点评。由此看来，其作于前期的题东坡墨竹图五绝与《辋川图跋》的字体俱为真行，于颜平原为近，而后期所作的《墨君诗》则为草书，便有“东晋风味”了。

元祐期间，秦观供职于秘书省，还结交了“苏门六君子”之一的李廌，字方叔，今存一帖，是写给李廌的，兹复印于后：



江苏高邮文游台碑廊石刻拓片

此帖多为真行，个别为草书，与《辋川图跋》字体较相似而略草。其中秦观的“观”字，尤为相同，而方叔的“叔”字系草书，与《墨君诗》中“寂”字下半部，完全一样。因此，它更是《辋川图跋》确为秦观所作的一个强而有力的佐证。

五 少游独能察人之画

秦观是一位很全面的艺术家，尤善于鉴赏书画。在《五百罗汉图记》中，他描述了一百三十九人的衣冠服饰、动作表情，指出此画“虽不甚精绝，而情韵风趣，各有所得，其绵密委曲，可谓至矣！”^①可见他既能以微观的眼光观察画中人物，又能在总体风格上予以品鹭。因此邓椿《画继》卷五评之曰：“少游独能察人之画。”对于自己读画的能力，他也很自信。其《书晋贤图后》写他与李叔时对《晋贤图》的不同看法，措词极为尖锐。李叔时（一作李伯时），名公麟，号龙眠，北宋大画家。写苏门与同时名流在驸马都尉王晋家聚会的《西园雅集图》便出自他的手笔。宋人邓椿云：“郭若虚谓吴道子画，今古一人而已，以予观之，伯时既出，道子讵容独步耶。”^②就是这样一位堪与吴道子比肩的大画家，曾把《晋贤图》说成“醉客图”。少游颇不以为然，说：“今图中诸公了无醉态，而横被沉湎之名”，“岂评此

① 宋乾道癸巳本《淮海集》卷三八。

② 《画继》卷三，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，第19页。

画时方在酩酊邪？”^①用犀利而幽默的文笔把李叔时讽刺了一通。在这里，他对自己鉴赏图画才能，岂不充满了自信。现在他鉴赏王维《辋川图》，当不会发生错误。

秦观对《辋川图》的鉴赏，可谓由浅入深，步步深入，透过画面，看到丰富的内涵。画面是“岩岫”、“云水”，秦观却看到多达十九处的景点，并与摩诘同游，与斐迪酬唱。初看时，他受感染觉得“数日疾良愈”，今日“复睹是图，仿佛西域雪山移置眼界，当此盛夏，对之凛凛如立风雪中，觉惠连所赋犹未尽山林景耳”。这种不断深化、不断丰富的认识过程，盖得之于“词心”^②。请人张惠言云：“意内而言外谓之词。”^③此语本之于《说文解字》段玉裁注，徐灏《段注笺》云：“此谓意在语词之内，而于言外得之。”对词而言，语句是外在形式，意是内涵。对图画而言，那山山水水是外在形式，而其意境则是内涵。读词与赏画，当有如今人所说的“通感”；秦观以词心赏画，故体会到常人所体会不到的意境。何以能致此？他在《辋川图跋》中说：“盖观者宜以神遇，而不徒目视也。”目视只能及于表象，而神遇，则可通过自己的想象、感悟，透过外在的笔，领悟内在的意，即认为“摩诘画，意在尘外，景在笔端”耳。在这里，秦观给我们提示的，不仅是读画的方法，也是读诗、读词、读文的一把钥匙。

以上从五个方面论析了秦观《辋川图跋》，这份举世罕见的遗文，不仅如出土文物那样珍贵，而且在书画史上、书画理论上，也有重要的价值。秦观是一位奇才，其师苏轼在给儿子苏过的信中说：“少游下笔精悍，心所默识而口不能传者，能以笔传之。”^④这篇跋尾，下笔精悍，以恰切而精练的语言，深刻地表达了他对《辋川图》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，图与跋当共传之，传之于无穷。

[作者简介] 徐培均，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。发表过专著《秦少游年谱长编》等。

• 学人荐书 •

张燕婴推荐：《陈奂交游研究》

柳向春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9月

陈奂为清中后期著名学者，尤以治《毛诗》著称于世，其《诗毛氏传疏》为集众说之大成者，而于礼学、小学亦有建树。孟子曰：“颂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是以论其世也。”准此，若要对陈奂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作出准确的描述或评价，则必须对其身处之时世有一清晰的把握。柳向春博士《陈奂交游研究》一书，绍继“知人论世”的学术研究传统，秉承“了解之同情”的学术研究态度，利用大量一手资料，勾勒出陈奂与嘉道咸时期一批学者的交往活动：师辈如吴县江沅、金坛段玉裁、高邮王念孙父子等，友朋则绩溪胡培翬、泾县胡承珙、栖霞郝懿行、江都汪喜孙、南汇张文虎、日照许瀚等，弟子则算学家海宁李善兰、今文学家德清戴望等，而校勘学家顾千里，及学者龚自珍、魏源等人，亦皆与之交好。通过这种由表及里、以点带面的考察，以了解这批学者之于陈奂学术成长及著述完成的切磋与襄助，并从一个局部展现清代中后期学者于学术上先后承继、相互促进的实况。此外，书末附录两种：一曰《陈奂交游年谱》，对其师友朋辈作一编年整理，以见影响之后先；一曰《陈奂著述概述》，对其撰述编订作一钩稽，以见其学术之全貌。

① 《书晋贤图后》，宋乾道癸巳本《淮海集》卷三五。

② 冯煦《蒿庵论词》：“少游，词心也，得之于内，不可外传。”（《词话丛编》本，中华书局1986年版，第3587页）

③ 《词选序》，《词话丛编》本，第1617页。

④ 朱弁《曲洧旧闻》卷三引。